

香艳脂粉

主编 陆昕

经典传奇故事

李九德

李海明编著

《中国掌故丛书》

(VII)

学苑出版社

中国掌故丛书 (VII) 主编 陆 昕

香艳脂粉经典传奇故事

编 著

李九德 李海明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中国掌故丛书 (VIII) —— 香艳脂粉经典传奇故事

编 著: 李九德 李海明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6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

印 刷: 天津市蓟县新蕾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4.25 **字数:** 95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版 次: 199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7-0816-0/G·386

定 价: 3.70 元 **全套定价:** 37.00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者的话

“知诗书，通掌故”始终是中华文人、学子引为自豪的事情；熟知掌故的多少，几乎成为衡量一个人文化修养高低的重要标志。

掌故是有关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故事与传说。通俗地讲，掌故是历代传诵不朽的有关名人、名事、名物、名篇的经典性故事与传说。掌故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融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传奇性于一体，雅俗共赏，是传播历史文化而又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最佳文化表述形式。由于掌故重“名”重“实”重“雅”，所以掌故的故事多优美生动，或儒雅温馨，或动心荡情，或幽默诙谐，或寓意深刻，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更为历代文人、学子醉心记诵和玩味。当然，掌故也是记录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中重要人、事的独特手段。

因此，我们出版此书不是为了迎合社会上附庸风雅之风，而是想为当代人提供一部以较具趣味性形式来了解我国璀璨历史文化风貌的工具书，使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了解祖国的重要文化事象。这不但是读者的快事，也是我们出版者的快事。

本书采用白话形式，以优美清新的文字编写而成，使读者在愉快有趣的氛围中吮吸知识，深得开卷有益之乐！

编者

目 录

相如清歌诱佳人	(1)
隋炀帝穷极荒淫	(5)
痴郑六艳福非浅	(9)
有情人终成眷属	(18)
痴情女遗恨千古	(31)
薛昭逢九天神女	(42)
俏佳人妙语人生	(47)
风尘女殉情名士	(53)
月下吹箫得佳偶	(56)
多情人终结连理	(63)
雷峰夕照恩怨长	(67)
玉马神助两冤家	(81)
落难夫妻巧团圆	(90)
贾娉娉借尸还魂	(96)
乱红飞处遇诗魂	(104)
仙女思凡慕徐整	(115)
风流才子傲公侯	(121)
吴堪护溪传美谈	(125)
孤岛遇宝全姻缘	(128)

相如清歌诱佳人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他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他小的时候，喜好读书，也学击剑之术，他的父亲就给他取了小名叫“犬子”，是取其便捷之意。随着学识的增长，他十分仰慕战国时赵国大臣蔺相如，于是就更名为司马相如。最初，他用金钱谋了个郎官，侍奉汉景帝，职位是武骑常侍。一次，他写了一篇赋献给汉景帝，可是汉景帝不喜欢辞赋，相如便觉得与己志不相称，常常闷闷不乐。这时正好梁孝王入京来朝见汉景帝，随从中邹阳、枚乘等人，都爱好写作辞赋，为当时文坛名流。司马相如与他们一见如故，欣慕向往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就托病辞去官职，投奔到梁地为客，不久，他写了一篇《玉如意赋》，梁王读后，十分赏识，于是赏赐给他一架古琴，名“绿绮”，上面镌刻有“桐梓合精”四字。后世“绿绮”成了琴的通名。

司马相如在梁每天与邹阳、枚乘等读书人吟诗作赋，如鱼得水，几年后，他写了著名的《子虚赋》。不久梁孝王崩逝，相如只得回老家四川，这时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已经穷困到无以为生了。

相如过去和临邛县县令王吉的交情不错，就住进了临邛县城廓下的一座小亭中，临邛县令装出对他十分恭敬的样子，

每天到他的住处来拜访他。

临邛县有位富豪卓王孙，听说县令有位贵客，为了讨好县令，就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县令和司马相如来作客。

县令来了，可司马相如却借生病为由推辞没有来，相如不到，临邛县令竟然不敢进食，他亲自前往迎接相如，相如不好再拒绝，只好携带着绿绮琴来到卓王孙家。真是上天安排好的姻缘，饮酒间，司马相如无意中瞥见一女子，花容月貌，亭亭玉立，不觉心中一动，只见那女子也正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司马相如在与别人貌似不经意的谈话中了解到，这女子是卓王孙的女儿，名叫文君，年龄十七岁，才死了丈夫不久。再说这卓文君早就听说司马相如倜傥风流雍容闲雅。今日亲眼得见，都看呆了，她见司马相如注意到自己，忙去进内室。

这时宴席之上，酒兴正酣，临邛县令亲自把琴瑟送到相如面前，说：“听说您精于此道，愿闻一曲以助兴如何？”相如嘴上虽然推辞，手上却拨弄了一、两首曲子。他心里惦记着刚才瞥见的卓文君，不时左顾右盼，四下寻找，他揣摩，这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对琴瑟一定是内行，就拿起绿绮琴，假作感激县令的知遇之恩，把自己对那女子的思慕之心寄托于琴音之中，来挑逗她的寂寞芳心。相如一边弹奏手中的古琴，一边吟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今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处兰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相颉颃兮共翱翔。”一曲奏罢，博得满堂喝采。大家请相如再奏一曲，相如也乐得借此机会向文君传情达意，便再奏一曲，吟唱道：“凤兮凤兮从凤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这一切都被躲在窗后的文君偷看偷

听到了，文君被这美丽的琴声和动情的吟唱深深感动了，她恨不能立即跑到司马相如身边，向他诉说心中的思慕，她憧憬着有一天能与这风流才子共同驾驭生活的小舟；一会儿又笑自己是害了单相思，怕今后再难与相如相见，文君心中被相如点燃的爱情之火，呼呼地燃烧起来，再也难以熄灭。

宴罢，相如托人用重金买通了文君的侍者，传达了倾慕的心意。文君再也抑制不住心中汹涌澎湃的爱情波澜，再也难耐孤独的寂寞和苦闷，她趁夜离家，私奔相如。相如带着她急忙回到了成都，进门一看，家中穷得只留下四壁空墙。

卓王孙知道女儿私奔后大为震怒。说：“小女实在太不成材，我虽然不忍伤害她，可是一分家产也不会给她。”也有些人劝卓王孙不要做得太绝情，但他始终不听。

司马相如缺衣少食，穷愁潦倒，但文君与相如却恩爱如初。一天，司马相如把自己身上穿的皮衣抵押给商人杨昌，换来酒食，和文君一起吃了一顿象样的饭。过后，卓文君泣涕涟涟，哽咽着说：“我卓文君平生富足，想不到今日竟然用丈夫身上穿的皮衣换酒喝。”她对司马相如说：“长卿啊！我们还是回临邛吧。到那里就是向亲戚借贷也能维生，何必自苦如此！”于是相如夫妇就一起回到临邛，他们把车骑统统卖掉，买下一家酒馆，文君亲自在酒垆前卖酒，司马相如穿了条犊鼻裤，和酒保、佣役在一块儿打杂，在大庭广众前洗涤碗盘。卓王孙听说后，觉得真是丢尽了面子，因此闭门不出。有些亲戚、长辈就来劝王孙说：“而今您只有一男二女，家中所缺的并不是钱财。现在文君既然已经和司马相如结婚，而且相如也已厌倦奔波的生活，他的家境虽然一贫如洗，却是个可依靠的好人才，况且又是县令的朋友，何必要这样羞辱他呢！”卓王孙毕竟心疼自己的女儿，就分给了文君百余个童

仆、百万两钱财，以及一些嫁妆细软之物。于是文君和相如又回到了成都，买田宅，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富翁。

过了一段岁月，天子（武帝）读了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大为赞赏，听说作者是司马相如，立刻召见了，命他为郎官。过了几年，天子想要沟通西南夷，拜相如为中郎将，委以使节重任，乘着四匹马的传车，借道巴蜀，带着币帛，去贿赂西南夷。到达蜀地时，太守亲自在郊界上迎接，县令肩荷着弩矢开道，蜀地人都引此为殊荣。

出发之前，卓王孙和临邛的父老都亲自登门，献上牛酒与相如攀交情。卓王孙更是感慨万千，恨不能早把女儿嫁给相如。而且分了一批与给儿子相当的厚礼给女儿。

司马相如晚年因病免官，家居而卒。卓文君写了一篇诔文，累述相如之功德并表达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情：“嗟吁夫子兮，禀通儒；小好学兮，综群书。纵横剑技兮，英敏有誉；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远游兮，赋《子虚》；毕尔壮志兮，驷马高车。忆初好兮，雍容孔都；怜才仰德兮，琴心两娱。永托为妃兮，不耻当垆；平生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郁不舒；诉此凄惻兮，畴忍听余。泉穴可以兮，愿捐其躯。”

隋炀帝穷极荒淫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炀帝将要去江都游玩，于是命令越王杨侑留守东都，宫中的美人们有一半左右都不能随炀帝前往，美人们知道后纷纷哭起来，争着劝说炀帝不要前去，并且在炀帝出发的时候，抓住炀帝乘坐的车子不放，手指头因为太用力都弄破了，血染红了炀帝的车。但是炀帝去江都玩乐的意思很坚决，不肯回宫。于是炀帝在帛上写了一首诗，赏赐给不能随同前去的美人们。这首诗一共有二十个字，上面写着：“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随后便下令出发。

炀帝出行的队伍浩浩荡荡，护送侍候的人众共有百万之多。但当时去江都，中途有许多大江大河阻挡，又没有桥梁通行，炀帝于是命令云屯将军麻叔谋疏通黄河水入汴水河道，准备乘坐巨大的船只前往。麻叔谋奉命，便征集许多老百姓疏河。麻叔谋为人暴虐无比，令部下用铁脚木鹅试通民夫挖好的河道的深浅。如果铁脚木鹅在水中向前浮动时忽然停止不动，麻叔谋就说挖河的民夫们偷懒，马上把他们全部杀死，尸体统统扔到水里。所以直到今天民间如果遇上小孩子哭闹，爹妈一说：“麻胡子来了！”小孩子马上就吓得不敢哭了，可见老百姓多么怕他。

炀帝离开东都之前，有一个人，名叫何妥，造出一种车子供炀帝乘坐，很受炀帝喜欢。这种车子用牛拉着走，车子的前轮高大，后轮矮小，用榆木制成，走起路来又轻又快。在从东都到汴郡的路上，每天都挑选几个美丽的年轻女子送进车里，以供炀帝淫乐。车的前后左右都垂着又厚又重的帐子，上面缀着玉片和铃铛，车一走起来叮当乱响，目的是为了为了避免使炀帝和美人们行乐时而淫声浪语传出车外，被车外守护的卫士们听到。这种专门在车中供炀帝玩乐的女子被称为御车女。长安进贡的御车女中，有一名女子，名叫袁宝儿，大约有十五岁，细细的腰娇娜柔软，面容艳丽妖媚，炀帝特别喜爱她，老让她时刻不离地呆在自己身边。当时洛阳送来一种花，名叫合蒂迎春花，说这花长在嵩山山中，没有人知道这花到底叫什么名字。采花人因为这种花极其少见，所以摘下来献给当地官府。正巧遇到炀帝来到这里，所以把它叫作迎春花。这枝花外边是浓浓的紫色，里边素白一片，花蕊是粉色，花心是深红色，共有两朵花在一个枝条上。枝条好象翡翠一般绿，上面没有刺。叶子又长又圆又薄，香味特别浓，不留神沾到袖子上，几天那香味都不散。如果有人闻见这香味，也会神魂颠倒得好几天睡不着。炀帝令袁宝儿捧着这枝花，叫作司花女。有一天，炀帝召见大臣虞世南，让他作一篇文章，袁宝儿站在不远的地方，看虞世南看得出了神儿。炀帝瞧见了，对虞世南说：“过去传说汉代的赵飞燕身轻如燕，可站在人的掌中起舞，我一直以为是文人的夸张文字，天下哪里能有这样的女子呢！现在我有袁宝儿，才知世间果然有这样的女子。但是袁宝儿年幼，多有娇憨之态。刚才她望着你目不转睛，你是当今有名的文士，可以作一首诗嘲弄嘲弄她。”虞世南听了，立刻就按照炀帝的意思作了一首诗。诗

曰：“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弹袖太愁生。缘愁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炀帝听了十分高兴，夸赞虞世南的诗作得好。到了汴都，炀帝上了龙船，皇后萧妃上了凤船，龙船凤船上都张挂着无比漂亮的锦帆，拉船的缆也都用五彩的带子编成，船的前半部是供歌女舞女们歌舞用的舞台，台的四周垂着帘子，叫作蔽日帘。这种帘子是外国进贡的，上面装饰着无数珍珠，编织得又紧又密，即使太阳光十分强烈，也一点儿都透不进去。同时，炀帝又下令，命每一只船上都要选择容貌艳丽身材细高皮肤白嫩的少女一千人，手里拿着镶金的雕板，随船一块儿走，这些女子就叫作“殿脚女”。有一天，炀帝要上到萧妃坐的凤船上去，上船时炀帝扶着殿脚女吴绛仙的肩头。炀帝瞧见吴绛仙又艳丽又温柔，心里高兴无比，于是把她弄到自己身边侍候。吴绛仙又特别擅长画眉毛，炀帝乐得不得了，要封吴绛仙一个名号，可不巧当时吴绛仙已经嫁给一个作玉的工匠为妻，所以封名号的事没成。后来炀帝将吴绛仙提拔为在龙船上站在最前边的殿脚女，称作“崆峒夫人。”其他殿脚女一看吴绛仙只因会画长眉毛，便这样受到炀帝的宠爱，于是纷纷画起了长眉。管宫女的官吏每天给殿脚女们五斛画眉毛用的螺子黛，称这种螺子黛叫蛾绿。螺子黛是波斯国出产的，每一颗的价值是十两黄金。后来波斯国进贡的螺子黛没有原来多了，管宫女的官吏便在螺子黛里掺杂铜黛，只有吴绛仙因为受到炀帝的宠爱，总能得到螺子黛。炀帝常常倚在帘子边瞧吴绛仙，有时瞧上很久都不离开，并且对身旁的人说：“古时候人说，‘秀色可餐’，现在有了吴绛仙，真让人不觉得饥饿。”于是他作了一首诗，曰：“旧曲歌桃叶，新妆艳落梅。将身倚轻楫，知是渡江来。”又下令，命一千多名殿脚女同唱这首诗。船走到越溪时，当地进贡一种

绸缎，名字叫耀光绫，这种绫绫纹突出，光彩夺目。这种绫很少，珍贵无比，炀帝只赏赐了袁宝儿和吴绛仙每人一点儿，其他美人们全都没有。萧妃知道后十分生气，于是袁宝儿和吴绛仙不敢再主动亲近炀帝。炀帝常常喝醉了酒到三宫六院游玩，有一天他看上了一个叫罗罗的宫女，便叫她侍奉自己。罗罗怕萧妃知道后忌妒，便说自己身上有病，不能伺候炀帝睡觉。炀帝作了一首诗，诗曰：“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簇子蛾。幸好留依伴成梦，不留依住意如何。”

炀帝自从到达江都后，一味荒淫作乐，整日昏昏沉沉，神智不清。有一天他到吴公宅鸡台游玩，恍惚之中好象碰到了陈后主，陈后主还叫他殿下。陈后主头戴一顶青纱小帽，青色衣服绿锦靴，身前身后簇拥着舞女好几十人。舞女中有一个长得特别美，炀帝看得出了神儿。于是陈后主说：“殿下不认识她了？这就是张丽华。那年您统率大兵进逼我国时，张丽华正在临春阁上和我作诗。可惜丽华的诗还没作完，您部下大将韩擒虎就横枪跃马冲杀过来，我和丽华也就丢了性命，直到今天。”说完，陈后主让歌女们用精美的杯盏劝炀帝饮酒，炀帝开怀畅饮，喝得十分高兴，便叫张丽华跳舞，舞的名字叫“玉树后庭花。”张丽华说自己已经有好多年没跳了，有些生疏。又曾经在井水中呆过，腰围变粗，不象过去那么苗条，跳起来恐怕也不好看，炀帝不同意，张丽华没办法，慢慢站起身，跳了一遍。陈后主向炀帝说：“萧妃和张丽华相比，谁更漂亮？”炀帝说：“这好比春天的兰花和秋天的菊花，各有其特点。”陈后主又作了十几篇诗，炀帝都不记得，只记得其中的两首。一首的名字叫“小窗诗”，诗曰：“午睡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另一首诗的名字叫：“寄侍儿碧玉”，诗曰：“离别肠犹断，相思骨合销。愁云若飞

散，凭仗一相招。”张丽华要求杨帝为她作一首诗，杨帝说自己作不好。张丽华笑着说：“我曾经听说您作过‘此处不留依，会有留依处’等诗，您怎么说不会作呢！”杨帝只好勉强作了一首，诗曰：“见面无多事，闻名亦许时。坐来生百媚，实个好相知。”张丽华拿着杨帝作的诗，神情并不愉快。于是陈后主问杨帝，“您坐着龙船到四方游玩是不是觉得很快乐呢？原先只当您治理国家的成就在尧舜之上，可没想到今天您也一样纵情声色。其实人生在世，无非就为了快快活活，那么当年您为何专门指责我荒淫误国呢？您斥责我如何耽于女色不理国政的那些文书，到今天还让我非常不高兴。”杨帝听到这儿，忽然明白陈后主张丽华都是鬼魂显灵，便大声喝斥道：“你们都是死鬼，怎么还管我叫殿下，还敢用过去的事来问我！”陈后主张丽华等鬼魂随着杨帝的声音不见了。

痴郑六艳福非浅

陇州刺史韦釜，在兄弟中排行第九，是信安郡王李祹的外孙。此人从小行为放荡，不拘小节，喜好喝酒。他有一个堂妹夫叫郑六，从小使枪弄棒，也是个酒色之徒。两人常在一起，亲密无间，彼此不分你我。

天宝九年夏六月的一天，这韦釜与郑六手拉手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准备到新昌酒楼去吃喝玩乐，两人走到宣平坊的南面，郑六推辞说有件事要去办，请兄长先行，自己随后

就来，韦釜乘白马继续向东而行，郑六骑驴朝南而走，进了昇平坊的北门。正赶上有三个妇人在道上走，其中那个穿白衣的姿颜姝丽，绝异于众。郑六被那女子的美貌惊呆了，他使座下的毛驴一会超过三个女子，一会落到三个女子的后面，以便在与那白衣女子擦肩而过的时候，狠狠地偷看几眼她的美丽容颜。他想要挑逗她，却又不敢造次。及至看到那白衣女子也在向自己眉目传情，神情间流露出愿意接受自己亲近的意思，就笑着对白衣女子说：“如此美艳绝伦，为什么却徒步而行？”白衣女子笑着回答：“自己有驴骑却不懂得借给人家，不徒步行走怎么办？”郑六说：“我这匹驴子能为您代步，太荣幸了，现在我就把它奉送给您，我能够徒步跟在您的后面，就心满意足了。”两人相视一笑。白衣女人骑上了驴子，郑六跟在旁边嘻笑挑逗，跟着朝东而行，到了乐游园已是傍晚时分。只见前面一所宅子，土墙之中有一个专供车子出入的门，宅院之中房宇屋舍十分高大整齐。白衣女子下了驴，回头对郑六说：“请您稍微等候一下。”就走进了宅院，跟随的一个女仆留在门外，询问郑六的姓名排行。郑六一一作了回答，又向女仆打听白衣女子的姓名排行。女仆回答说：“她姓任，排行第十二。”一会儿，里面传话请郑六进去，郑六把驴拴在门旁的树上，把帽子放在鞍子上，进了宅院，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妇人相迎，她是任氏的姐姐。迎入正室，只见烛光明亮，桌上已摆好美味佳肴，主人举着酒杯再三劝酒。一会儿，任氏换了衣服走出来，更加光彩照人。主客饮酒作乐，极尽欢娱。夜深了，两人同床共枕，郑六见任氏容貌艳丽、肌肤润腻，风姿绰约，实在是人世所罕见，更加喜爱。天快亮的时候，任氏对郑六说：“你赶快离开吧，我的兄弟在官衙里做事，早晨将要动身，你不能在这里久留。”于是，郑六约好

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就离开了。

走到街上，里坊门还关闭未开。郑六就在那里坐着等候击鼓开门，和卖饼人家的主人搭上了话，郑六指着来路问：“从这儿往东拐，有车门的那个宅院是哪一家？”主人说：“那里残垣断壁，荒芜一片，并无宅院。”郑六和他争辩说：“我刚从那里来的，怎么能说没有？”主人象是想起了什么，恍然大悟说：“噢！我知道了。那里有一只狐精，化成了一位美女，常常引诱男人同宿，你是不是也遇见了？”郑六满脸羞愧，又不好承认，只说：“没有。”天亮以后，郑六又到宅子处去看，只见土墙东门，依旧如故，窥探门内，则一片荒草杂生之地，屋舍房宇都不见了。郑六回家，去找韦崙，韦崙怪罪他昨天没有如约到新昌酒楼，郑六找个理由搪塞了过去，没有说出遇狐妖之事。打这以后，郑六心里总想着那天的事，渴望着再与那美丽的女子相见。

过了十几天，郑六到长安西街的一个衣服店游逛，无意中瞥见了任氏，身边跟着的仍是从前的那个女仆。郑六急忙大声呼叫她。任氏却一侧身钻进了密集人群之中，好象是有意在躲避。郑六一边呼喊，一边挤进人群追寻，任氏看躲避不开了，只好站在那里背朝着郑六，手拿扇子遮挡在身后，说：“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是狐妖，为什么还要追我？”郑六说：“知道了，怕什么？”任氏说：“这事让人羞愧难堪，我觉得无颜面再与你相见。”郑六说：“你我朝思暮想，怎么忍心不再见面了呢？”任氏回答说：“哪里敢放弃呢，我是怕您厌恶我啊。”郑六指天发誓，言语恳切。任氏就把挡在身后的扇子拿开，回头冲郑六一笑，还象十几天前一样妩媚娇艳、光彩照人。任氏对郑六说：“世上象我一样的女子不只一个，你却总是缠着我，这倒怪了。”郑六向她叙述了自己的爱慕与思念。

任氏说：“我们这些狐妖，被人厌恶痛恨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伤害人啊，可我决不会那样，如果你不厌恶我，我愿意捧着梳子篦子服侍你一辈子。”郑六欣喜异常，许诺要去找居住的地方。任氏建议道：“从这里往东，屋舍间有几棵大树的地方，门巷幽静，可以在那里租房屋住。上次从宣平坊的南面骑白马向东而去的人，不就是你妻子的堂兄吗？他的家里家具很多，可以借来使用。”

这时候，韦崙的伯叔长时间在外地做官，几处房舍里的家具都贮存着。郑六按照任氏所说去找韦崙，向他借家具。韦崙问他要家具做什么用。郑六说：“我刚刚得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已经租好了房子，来向你借家具用。韦崙笑着说：“瞧你那模样，还能找得到绝色美女，准是个丑女人。”韦崙把各种家具均借给了他，并派了个聪明伶俐的家仆，跟着去郑六那里窥探虚实。不一会儿，家仆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地回来了，韦崙迎着问道：“果真有郑六说的那么个美人？”又问：“那人的容貌到底怎么样？”家仆回答说：“真怪了，这么漂亮的人还真没见过。”韦崙亲戚众多，加上平素到处游荡，见过的佳丽很多，就问：“她象谁那么美？”家仆说：“恐怕谁也没有她美！”韦崙不甘心，又一个个举出四五个出色的美女来比较，每一个，家仆都说：“比不上她。”当时吴王的第六个女儿，也就是韦崙的表妹，花容月貌，如仙女一般，堪称第一美女。韦崙问：“那个女子与吴王的女儿比哪个更美？”家仆回答：“吴王的女儿比不上那个女子。”韦崙拍手惊愕道：“天下难道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急忙命人准备洗澡水，洗浴之后，戴上头巾，搽上唇膏，径直朝郑六家来。不巧，郑六出门了，不在家。韦崙走进郑六家门，只见一个家仆正拿着扫帚打扫屋子，另一个女仆站在门口，韦崙询问家仆，郑六的新妇在